

羣書治要 三

江蘇古籍出版社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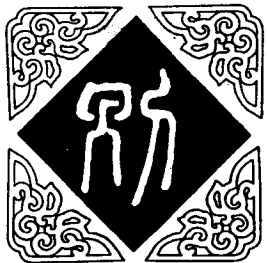
走

助

藏

羣書治要 三

江蘇古籍出版社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楊震字伯起宏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聖
有
刪
之
關
字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
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
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
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
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
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
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
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悲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
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旣不能竭忠盡情、極言
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塔、至今朱游欲得
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
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
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
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
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
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螭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
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
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譙咼共工、更相薦說、旬月
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
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
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龍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